

# 《致「我」深愛的「你」》

作者: 瀛月

Powered by [紙言](#)

# 序夢

比方說公車會在路軌上行駛、電車會因為信號燈而停下；日間會昏暗出現月亮、晚間會光亮出現太陽；果檔會賣魚、魚檔會賣菜、菜檔會賣肉；辣椒是酸的、檸檬是鹹的、苦瓜是甜的、芭菲是辣的——這樣亂七八糟的世界根本不會存在。我大概從很久以前就已經領悟到這個道理了吧。

\*

粉色的天空。明明身處室內，花香都總會透過空氣傳進鼻內。窗外是不同顏色花瓣飄落的景色。明明顏色各有不同，卻不會覺得眼花撩亂——更像是繽紛的花瓣在空中交織並輕輕起舞般令我目不暇給。果然春天是花開的季節呢——每次身處這裏，我都會不禁發出這種在我本來身處的世界不會發出的感慨。

明明春暖花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卻把這當作曇花一現的場景般總愛把視線投放在窗外的風景上。

「吃飯了，小晃。」

呼喚我的是一把如流水般清澈的女聲——但所喊的卻並不是我的名字。

明明已經不是第一次被這位女生以這個陌生的名字喊我了，我卻總是無法習慣。畢竟就像是我在強行佔據着別人的意識一樣讓人生厭。

話雖如此，我很喜歡這把聲音。這把聲音有股令人心神安寧的神奇力量。就像能把我的一切壓抑都拋諸腦後般使我的心靈能得以放鬆——我每次身處這個世界，都在期待着這把聲音。

視線投放到房內的擺設。

光線明亮的房間，甚至帶點刺眼。直接看向燈泡的話會傷到眼球吧，所以我沒有把視線移向燈泡。房內的書架放滿着各國語言、歷史，及各種有關神秘學的書，乍看之下顯得深奧。

沒有平常覆蓋掉大半視野的厚瀏海垂落在眼前，視野不像平常那般狹窄。頭髮好像被弄上去了，額頭久違地被偶爾的涼風吹拂，有種像裸起肚子吹風的冰涼感。胸部沒有平常那般的重量、身體整體肌肉比平常壯健寬闊。胯下好像有某股額外——或者應該說是「附帶的」重量——鼓起了般突兀而不太舒服。

目下是吃飯用的小餐桌，二人一般都是簡單坐在坐墊上吃的。桌面只有數束紫藤花放在花瓶中作裝飾。雖然沒什麼華麗感，但對二人來說這樣就已經足夠了。整體來說就是一個僅屬於二人的小窩居的感覺吧。

如果是數千紫藤一同綻放的光景的話，肯定會更加夢幻吧——在等待的時候，我看着桌上數束紫藤發呆，這麼心想。

不過這裏已經有比起這份紫色更夢幻、更真實的替代品了——

此時一個穿着大領子鬆身居家服的女生端着兩碟咖哩飯從廚房走出來。她走到我對面，我把視線從小餐桌的桌面上移到她的身上。

明明穿著的是鬆弛的衣服，姣好的身材卻絲毫沒有被埋沒，依然從她走的每一步突顯而出，衝擊着我的眼球。或許衝擊我的不止這罕見地姣好的身材，還有伴隨着她每一步飄散至我鼻內的香氣。記得她曾經說過自己沒有噴香水的習慣，所以這清晰得如幻似真的香氣，應該是洗髮水。

正當我沉醉於由她自身散發的香氣時，一碟咖喱飯已經被她端到我面前的桌上，同時她的輪廓也在清晰的視野中無所遁形。

烏黑卻透着白色光暈的亮麗秀髮、玄幻深奧的大紫瞳、白皙而不失光澤的肌膚。同為女性，卻會令我感到無地自容的絕世美貌。要比喻的話，就是一出外會被一堆男性搭訕、可以匹敵全球頂尖美女般，擁有人人羨慕的絕頂美貌。

不過，以我所知，「小晃」的俊貌都不失於她。只能說他們擁有人人厭羨的「郎才女貌」關係吧。

「你最愛的甜咖喱喔，小晃。」

這麼說着，她雙手托腮，露出一個幸福的甜笑。

「嗯。謝謝你，牙。」

一把低沉的男聲作出回應。雖然有點難解釋，但這把聲音就是這副軀體本來的主人——也就是屬於「小晃」的。雖然我的意識留在「小晃」體內，但這句並非是基於我本來的意識回應，而是基於「小晃」本來的意識回應的。

女生的名字叫「牙」。由於二人從未用姓氏稱呼過彼此，所以我不知道二人各自的姓氏。從這互稱名字、「牙」在「小晃」面前穿居家服、二人住在同一屋簷下、「牙」為「小晃」做飯、「牙」向「小晃」像現在這樣撒嬌的情況下不難猜出——二人是戀人的關係。

「牙」在我還在恍神之時便不理我先開吃了。

「小晃」一直都很喜歡在這種時候像現在這樣靜靜地觀賞坐在對面的「牙」。從內心滿溢而出的暖意不難猜出，「小晃」很享受這過程。只有這種時候，我才肯定自己的意識是與「小晃」的意識重疊的——因為這一刻，我也不想把視線移開。

「牙」正拿着飯匙一口一口地吃着咖喱。雖談不上像小孩一樣豪邁到整張嘴都沾滿咖喱，但從中還是能感受到一股不羈。沒有固定規律；看不出到底是因為咖喱本來好吃、還是想快點把咖喱吃掉般把匙上的咖喱硬塞進口，只能從這不失優雅的姿態看出「牙」正不快不慢地吃着咖喱。

我以一種在看稀有動物的眼神凝視「牙」。以我的意識——就是因為能在這麼近距離之下與一個絕世美女相處、對方還要是愛着「自己」的戀人，這種機會絕無僅有。以「小晃」的意識的話，應該還外加一道「覺得牙的食相很可愛」的想法吧。從嘴角肌肉微微推上、擴闊着的蘋果肌不難猜出。

不知不覺，對面的「牙」已經差不多全吃完了，而「我」的卻絲毫不動。

「牙」把豔麗的紫瞳移向「我」的咖喱。

「小晃不吃嗎？」

她的語氣天真得像個半大的孩子一樣可愛。

「我不小心看你入神了。」

「小晃」直言道。

「牙」聽後稍微睜大了雙眸，眼珠子在眼眶內晃動。接著把視線移向一邊、同時雙頰漸漸變紅。可能因為本來膚色夠白，顏色上的變化在她的臉上顯得顯著。是害羞了吧？真可愛。

「小晃真是的～快吃吧～」

「牙」撒嬌道。

正當「我」打算拿起飯匙之時。

「對了，要我餵你嗎？小晃。」

就像想報剛才被撩的仇一樣，「牙」的表情甜膩，以輕柔的語調向「小晃」問道。

「嗯。謝謝了。」

是我的話，肯定早就會害羞得招架不住了吧；可是，「小晃」卻不為所動。比起像冷漠的「不為所動」，更像是正面的「不被撩到」吧。

「牙」看「小晃」沒什麼自己預期的反應，便把行動「升級」了。

「牙」湊前身軀，雙手撐在桌上支撐上半身跨越桌面。鬆動的居家服隨即隨著這舉動垂落，內裏震撼的輪廓讓我忍不住多看了兩眼。

居家服垂落，本來稍大的領子也跟着垂落。在「小晃」的視平線下，我最先看到的是由於領子下垂而走光的內裏。本來已經大概猜到的了，但想不到這樣直視的話——原來比我想象中更要大——我不自覺浮現這種下流的想法。淺薄的內衣、深長的胸溝，內裏盛載着的是像隨時都要滿溢而出般豐滿的雙乳。

氣息不自覺靜止了，就連在吞口水的喉結都不敢輕舉妄動。稍稍擴張的眼簾不敢睜到太大。就像在抑壓着體內某股衝動一樣，「我」不敢讓自己有太大反應。

眼前的「牙」以「我」的飯匙盛起一飯匙的咖喱飯，遞到「我」嘴邊。她輕輕張開口，又以那天真又可愛的語氣說着「啊～～」，示意我趕緊吃下還算熱的咖喱飯。

她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光嗎？還是說是故意的？為了引誘剛才「不被撩到」的「小晃」？這才是她的最終目的嗎？

我滿腦子都是疑問。因為從這雙略帶性感的豔麗紫瞳，我永遠都猜不透「牙」的心思。

正當不知道是我的意識還是「小晃」的意識在猶豫下一步該作出什麼舉動時，一陣刺耳而響亮的聲音

打斷了我的思緒——是提醒我要準備回校的鬧鐘。

我又做了相似的夢。

有時是一起出外遊玩、有時是手牽手在附近約會、有時是像今天這樣居家吃飯。不論是特意出外、在家附近、抑或在家裏，夢境都是以離不開「小晃」與「冚」的戀人生活展開。常常說人類難以記清夢裏所有細節——說實話我也如是。只是——唯獨這個夢，我總能記清所有細節。細至「冚」的每一個微表情，我都能清楚地描述到般深刻。其他的夢境都不能記得這麼清晰，我本來的記憶力也沒有這麼強。之所以對這個夢境這麼清晰，我想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次數。由7歲開始直至今今天為止的10年間，這個夢就不斷出現在我的生命裏。頻率是一星期最少四晚，多的時候會每晚都出現。

其次是真實。常常說夢境一般都是天馬行空、亂七八糟的，但這個夢既沒有前文不對後理的劇情，也毫無半點想像的成份。一切都是平淡而簡單，甜蜜而自然。就像某段深藏在我體內而我又不自知的記憶被抽取並重播一樣，這個夢顯得陌生卻又無比真實。

話說回來，那樣擁有絕世美貌又性格可愛的女生真想在現實裏也能遇見呢。

# 第一章 異類——或者應該說是怪胎少女

世界一直都在無意識地遵從着某種「規矩」。這樣的世界令人窒息。

鬧鐘響了，夢醒了，我的意識又被迫拉回「現實」了。

可愛的房間，僅是存在於此就彷彿想透過偷薄空氣迫我離開般讓我窒息——因為我這種毫不可愛又悲觀的人居然生活在這種陽光氣息重的房間裏。

並非我想才把房間裝飾成這樣的。好像是小時候父母根據「覺得小深月會喜歡」的想法找人設計的。如果如我所願的話大概是像酒店房間那般單調普通而不起眼吧。畢竟我這種人本來就不適合特別起眼。

「媽媽，為什麼會多了一塊拼圖的？」

睡眠惺忪的精神狀態下傳來了鄰家小孩的聲音。對了，昨天放學回家時剛好碰見了。鄰家的小孩新買了一副100塊的拼圖，好像還一副很興奮的樣子。

就像一副包裝上寫着擁有100塊的拼圖突然多出了一塊拼圖一樣。不管這塊多出了的拼圖是否「有用」，它都是在整副已經可以拼出公整的拼圖上突兀的那一塊。這樣的拼圖，即使沒有肯定過其「用途」，它都會被狠心定義為「異類」。

這就好比一整排獨立屋中間建起了一棟摩天大廈一樣。

明明沒有錯，卻要被定義為「異類」。

而在這個工整的世界裏，這樣不配合世界「規矩」的「異類」，就只有一個下場。

「那扔掉它吧。」

耳窩傳來比剛才成熟而沉穩的聲音，大概是媽媽在回話吧。

只有被拋棄——這就是下場。

而我，就是一個像這塊多了出來的拼圖一樣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異類」。

就像一排獨立屋中間建起了一棟摩天大廈一樣。不管摩天大廈被裝修得多華麗，從外觀上看也是一排獨立屋中的「異類」。唯有把摩天大廈拆下來重建一棟獨立屋才不會顯得突兀。

明明都是被人住，但外觀不「迎合」就顯得突兀。

世界一直都只允許「同類」存活。

所以全球才會分成不同國家、不同國家會有不同文化規矩、人才會有不同的小圈子。

昨晚睡時流口水了。我把弄髒了的睡服脫下並放到自己房門前擺放髒衣服的籃子裏，好讓母親回到家

可以洗濯。再從門後的衣架拿出高校的制服。

如果不同頻率就會被拋棄，所以我一直都在努力着。由國小知道這個道理開始，就一直努力着。只是總不成功。

反正我就是個不被這個世界允許生存的「異類」吧。

啊真不想回校

制服屬水手服款式，以淺藍及白色為主，屬清新可愛風。高二的緞帶還要是紅色的，這使那份跟我這種人完全不搭的可愛風還更上一層樓了。

這樣適合現充穿的制服套在我這種陰沉又長得醜陋的人身上，只會把制服的價值也連帶着一同貶低而已。就像會擴散的病毒一樣，我對這件制服來說也是一個會令人生厭的存在。

我一直都是這麼想的。然後像是奴隸對國王配合般把這件明明沒有生命的制服小心翼翼地穿上。

換好制服洗滌完畢，我來到鏡子前。

撥開凌亂的瀏海，足以覆蓋半塊臉的胎記呈現在鏡前。

如果是淺色的話也都還好，但胎記除了不知為何特別大、還不知為何特別深色。額頭到眼睛部份都被深啡色覆蓋，使我就像帶了個眼罩一樣。

長得這樣醜陋又反常，不被當作「異類」反而奇怪了。

就算到現在，走在街道上還是會被途人以看怪物的眼神看向我。

我拿起放在洗手台上的梳子，面對着鏡子不斷把瀏海梳前，試圖用越梳越厚長的瀏海覆蓋掉我這個不想被任何人看見的胎記。

我又把臉頰兩側的前髮向中央拉近，試圖覆蓋掉我整副醜陋的臉孔。

可是。

明明已經低下頭、也用厚髮把自己整個樣子遮起來了，還是能清晰地從濃厚的頭髮中看見鏡子裏的自己。

因為髮色及瞳色吧。

髮色是像晴天天空的蔚藍、瞳色是像日落天空的淺橙。藍色和橙色本來就是對比色，這樣強烈的對比不被別人發現反而就奇怪了。明明這種明朗可愛風的髮色及瞳色都不適合性格陰沉的我，而且再加上本來的肉色肌膚及深啡色的胎記，只有顯得我整塊臉都色彩突兀毫不相襯般醜陋。到底為什麼要讓我本來已不被世人討好的存在變得更加突出呢

我習以為常地從櫃子拿出今日份的消毒酒精、創可貼、毛巾、及拖鞋。強行把這些一般學生不會用到的東西塞進單肩包內。單肩包雖然沒有因此破掉，但就像生了數個腫瘤般突兀。

準備好後我便拿着手機出去飯廳了。

放在桌上的是用保鮮紙封蓋着的早飯，及與SNS內容一致的小紙條。

——「早飯已經為你預備好了。是深月最喜歡吃的三文魚喔。」

我挪開蒸氣早而全散去的保鮮紙並扔掉，內裏的三文魚早已涼透了。我習慣性地沒有再預熱，直接坐下，雙手合十簡單說了句「我開吃了」。

也沒辦法。誰叫我不太懂煮食、父母又分別在4、5時就要出門上班了。

「嗯。謝謝您。」

我這樣生疏地回覆，並拿起筷子把三文魚分開成小塊。

「可是我不是最喜歡三文魚啊」

把小塊的三文魚放進口中咀嚼，我語氣含糊地喃喃自語。

如果半夜起床上廁所的話會有機會看見父母剛回家。偶爾還會看見他們喝酒或哭泣。那種時候一定是已經忍受了很久才爆發出來吧。

他們在工作上一定很辛苦吧。還要照顧我的起居生活，特意為我預備早飯。所以我不能為他們再添亂，我不能再讓他們也一拼處理我的情緒——我很早以前就已經得出這個結論了。

反正又不是不喜歡吃，這種時候配合一下就好了。

這麼想着，我快快吃過早飯便出門了。

學校離我家不遠，所以我一般都是走路回校。

天空晴朗，璀璨的太陽像故意地灑落在走動着的我身上，令我本可以不起眼的存在變得突出。街道上全是高度差不多的獨立屋，生怕長高一點點都會顯得突兀般安份地建築在每寸土地上。四周鄰居都很安靜，走在街道上就好像小鎮只有我自己一人般孤寂。行人不多，車輛的流動卻挺頻密的。眾多車輛排出廢氣、污染天空，使鎮上的空氣污濁得彷彿單從空氣也能看見懸浮的塵粒般。就像現在這時熱時冷的天氣一樣，這是個焗促又令人窒息的小鎮。

我蜷縮身子、拖着沉重的步伐緩緩走着。

明明已經不多人在街道上行走了，蜷縮身子的習慣還是持續。一經過行人就立即把頭縮得更低、更貼近胸口。

就算這樣會看不到路、很容易摔到也不用緊，只要不被人看見這張臉就可以了。

有時車輛經過還會覺得車上的乘客全都在嘲笑我這張臉般難受。所以說我這種人不適合晴天，還是陰天更符合我。

明明快點回校就可以避過這種不知是否存在但都帶有惡意的目光了——我卻偏偏比起在街上走更不想回校。

不想在這裏受人嘲笑也不想太早登校，我在返校路如常邊猶豫邊緩步走着。

陽光下的影子逐漸被一片灰色覆蓋。

現在是梅雨季節，天空經常像現在這樣烏雲密布，遮蔽着僅有的陽光為地面染上一片灰色。連我卑微的影子都遮蓋掉了。

不快點回校就要下雨了吧。

明明是這樣想的，步速卻沒有半點提升。

我不想回校

大概是這個一直紮根心底的想法遠遠覆蓋掉「大雨會弄濕忘記帶傘的我」的表層想法吧。

維持原來步速緩緩走着，我經過一片待開發的土地。

最近小鎮的土地商收購了這片土地原有的獨立屋，好像打算起棟接擠乞丐及草根階層的鎮民的共住房屋。大概會變成一棟有很多個小房間的共住公寓之類的樣子吧？畢竟好像是打算低價讓那些經濟能力不足的貧窮階層入住的。

土地一早已被鏟平，但還未開始施工。

這是因為提出後就一直被鎮民反對。

「在一排獨立屋的中央起一棟公寓太突兀了。至少起在某個角落裏啊。」

反對的聲音差不多都是這樣。沒有明指是哪個角落，反正就是想隨便找個陰暗如垃圾房的地方建設這個不被鎮民討好的公寓吧。

社會就是這樣——不接受「異類」。人就愛這樣自私地不容忍明明同為「人類」，情況卻比自己嚴峻的「人」。總是自私又冷血地定義他們為「骯髒的異類」，任由他們死活。

如果是我的話，就更想起棟高高的摩天大廈了。這樣的話，每天街道上都不會那麼蕭條又有腐敗的味道，至少經過這裏時會有種有錢人的貴氣般高尚的味道。

又走前了一小段路，離學校不遠的這裏有道拱橋。

橋下是一條通達至大海的河流。這裏的河段不淺，而且水下還有很多碎石。從這裏跳下去，多半會直接死掉——不留一絲喘息地。

就像被夢裏長得美麗的女孩奪去我的注意力一樣，我一直都被這道長橋吸引。

不是因為設計、不是因為顏色。只是因為鎮內的老人都說這條河川是陽間和陰間的分隔，跳下去就能卸下一切得到解脫。雖然只是古老流傳下來迷信的傳說，但我還是想這麼相信着。

腳又不自覺走到欄杆處，雙手放在欄杆上。紅色的欄杆只是到達及大腿的高度。

提起腳踭，把蓄起的勇氣連同這副連自己都生厭的軀體撐高，雙手按下橋樑、推動自己要衝前的身軀。

——我每次經過這道長橋都想着尋死。

可能在這裏跳下去會快一點。畢竟只是一瞬間的事。

我沒有喜歡或期待的事物，也沒有賴以生存的理由。反正醜陋又性格惡劣的我留在這個世界上只會令人生厭，那我還是及早離開比較好。

在死亡的盡頭、地獄的邊緣，可能就會找到適合我這種「異類」的容身之處了。

我不害怕死亡，只是害怕痛。

跳橋只是一瞬間的事，所以我認為疼痛感應該不會持續太久。

在軀體被推動向前衝的一剎——

「吶吶，夫人您記得嗎？十多年前有名女生在這裏跳橋自殺了——」

身後傳來兩個附近居住的婆婆的竊竊私語。

「記得記得。那女孩死後沒人理會，屍體發臭惹來一堆蒼蠅外、血液及屍水還弄髒了河流把河水都變得污濁了呢。我家孫子可是差點誤喝了那段水源呢。真是的！要自殺也挑挑地方啊！」

「真是呢～現在的年輕人愛自殺就自殺，都不理會周圍鄰舍感受的。真的希望他們要死也死遠點呢，不要累到我們這些鄰居嘛～」

想跳下去的衝動一下子就被這段對話扼殺。

腳踭貼回地面，本來儲起的勇氣也像被捅破的氣球一樣一下子急降至地面，流動並跌落到河上，連同河水流淌大海。

身軀垂下並轉回學校方向。我把頭更蜷縮進肚子內，尷尬地向前前進。

雖然不知道身後的她們是看見我貌似想跳下去才這麼說還是怎樣，但我不敢對此生氣。

——雖然這麼說很自私，但她們說得沒錯。

畢竟人類本來就是這種只顧自己利益的生物。就像我會想簡簡單單就地尋死一樣，她們會想尋死之人死後不要影響到自己——每個人都是基於自己的利益出發，做影響到別人情緒的事。

如果彼此想法交疊的話，就能透過彼此理解找到一個「正確答案」了嗎？

——我不知道。但我覺得這只是拿來騙小孩的話語而已。

所以說，可能她們所說的「死得遠一點」，才是最能兩存其美的方法。

啊

現在連想一了百了也要重頭議案，活在世上變得越來越艱難了呢。

雙腿好像被從地上長出的樹根纏繞着般越來越沉重，慢慢變得寸步難行。

我低着頭，抓緊單肩包的肩帶。

明亮的橙瞳穿透厚厚的瀏海，視線散落在被昏暗侵蝕得變得只剩不多的影子上。

——如果能像影子一樣這麼簡單地就能消失掉就好了。

如果有不痛、不會影響到身邊人的方法去死，我想我大概會第一個搶着去做吧。

其實也不一定非死不可——只是我想逃離這個不適合我存在的世界。

身後的婆婆們又繼續閒聊——

「記得很久以前有個傳說呢。說市區那邊住着一個可以幫尋死之人轉生的巫婆。」

轉生？

是指動漫作品中常出現的那種轉生異世界嗎？

——不過。

就是這種了——不會疼痛又可以去一個與我不會格格不入的世界生存的方法。

有空去找找看吧。

\*

回到學校。我難熬的校園生活又要開始了。

背着單肩包走到鞋櫃前，我戒備地左顧右盼。

明知避不開，我每天還是會習慣性這樣做。

打開鞋櫃並把手緩緩伸進去。

環顧四周發現沒有令我生畏的那幾人後，小心翼翼的手才敢稍微放鬆下來，沒有顧忌地伸進更內裏室

內鞋放着的位置。

看來她們今天終於願意放過我了

正當我這樣放下心頭大石之時，指尖的疼痛一下子把我拉回現實。

「啊！」

手條件反射地縮出鞋櫃，只見手掌佈滿多個小孔、小孔全都正在流出暗紅色的鮮血。

啊果然，不可能輕易放過我。

我看向不斷流淌鮮血的手掌，沒有露出任何錯愕的表情。額上冒出冷汗，痛楚還是清晰地感受到的。每一個正在流血的小孔，都像針插進了血管般疼痛難耐。

半垂眼簾，我用那被厚瀏海遮蓋着的半寸視線查看傷口的位置並平淡地貼上創可貼。

「看來之後要帶繃帶了呢」

我像行屍走肉般毫無情緒起伏地低聲自語，接著象徵式地看進鞋櫃。

——果然，沒有。

幸好帶了拖鞋呢。

我一如既往地換上拖鞋，已經不打算尋找室內鞋了般逕直走向課室。

小心翼翼地走進課室。

課室裏的氣氛一如既往地熱鬧，這種熱鬧歡騰的氣氛卻像拿鐵叉挖玻璃碟那種聲音般刺耳，每一下都讓我不敢去面對般窒息。

待在這種不允許我生存的小社會，真是活多一秒都嫌多。

我把頭更埋進胸口、腳步聲也不敢大聲，盡量消散自己的存在感。

明明是這樣，心跳加速的聲音卻清晰地外露，像喇叭一樣大聲。就像刻意想惹人注目般，明明畏懼得要命地不想面對、卻顯得明目張膽地突兀。

「噢。這不是擁有雙色臉的怪物嗎？」

身旁傳來惡夢般的聲音。

真是的，肯定是因為這太顯眼的亮橙色瞳及與之形成對比色的蔚藍色髮吧。一下子就被認出來了。

我不敢與聲音的主人對上眼，只是把頭縮得更貼近胸口並伸手拉直厚瀏海使它們能更多地覆蓋自己古怪的樣貌。

「喂，不是跟你說過不要再來上學了嗎？」

「對啊，把菖的話當耳邊風啊？」

「現在是怎樣？又在裝可憐嗎？雙面人。」

跟班們這樣說，並向我扔橡皮擦及鉛筆之類的文具。

聽到最後那句，我頓了一頓。

——她們要這麼說也沒錯。

所以無論是她們所對我做的每一件事、抑或所說的每一句批評，我都沒有當作耳邊風。我不可以反抗，因為錯的人本來就是我。

「菖」只是把我以前對她做過的事全對我做回來而已。我長到跟只怪獸一樣顏色奇怪又醜陋，又是個對不同團體有不同樣子、只懂討好別人的雙面人；我這種性格差劣又虛偽的怪物會被別人這樣對待，也只是自作自受。所以我沒有資格反抗，也沒有資格跟任何人建立親密關係。

「噯。」

像等得不耐煩了，「菖」一把揪起我的衣領。本來個子就比我高一點的「菖」正坐在桌子上，她單膝抬起、骯髒的室內鞋踏着桌子、口中叼着沒有點燃的香煙、眼神透露着不爽，整副「我就是個不良」的樣子。

「菖」把我揪起得使我雙腳快要完全離地、只有鞋尖勉強還碰着地面。彷彿只有單薄的水手服撐起我的整副身軀，被揪起的部份很大一遍使我的腹部完全外露。肚臍涼嗖嗖的、本來已經不鬆身的水手服約束住身體，一點也不舒服。

這種呼吸不暢順的感覺，比起難受更應該說是痛苦。

「菖」的全名叫村越菖。膚色是像鬆餅的陶坯黃色。要說有什麼標記會讓人一眼認到，除了染成閃亮金色的長卷髮及長期穿着的這件死亡金屬風外套外，就是下巴左方這顆稍大的痣了。雖然膚色如鬆餅般，但性格就不如那般可愛了。

在學校村越同學會化上淡妝，除了外套及頭髮外穿着都算端壯的。有帶好領帶也有好好勒緊。不知是因不錯的容貌還是因野蠻而在班上地位高的她總是在班上橫行無忌、斯負弱小。與其說其他人不敢反抗她，不如說其他人都像她一樣以在看怪胎的眼神看我並躲避我。跟我只是接觸了一點點也會像掉進了垃圾堆般立即奔去清洗。雖然反應過激，但我是理解的——畢竟我就是個不被世人討好的「異類」。

但我覺得除了我的樣子，村越同學會欺負我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之間的「過節」吧。對她來說，現在所做的全都是報仇吧。也是因為我虧欠她在先，我更不能反抗。

「我在叫你啊！沒聽到嗎！」

這麼說着，村越同學像發洩怒氣般一拳打在沒半點得罪自己的我臉上。

我被她那毫不留力的拳頭打得跌跪在地上。

臉頰脹紅了，鮮血也從裂開的唇邊滴落至地面。

鮮血溫熱黏稠的、感覺內裏的牙齒都崩裂了一點點。臉應該也要變腫了吧。

頭暈目眩的、耳朵還在嗡嗡作響。我就像習慣了一樣沒有扭頭以使視線相對上變得清晰，只是因為頭暈眼花的感覺還在持續而短暫跌坐在地上喘着粗氣緩解。

被當成出氣包也沒關係，只要她氣消了就好。反正幾乎每天都這樣。

可能因為平常也經常發生這種我無緣無故被打的事；不只我變得麻木了，周圍的反應都開始由起初還會有人臉露驚訝，到現在大家都變得連看都不看向這邊，繼續做自己手上工作般習以為常而平淡。

今早發生了什麼讓村越同學不順心的事吧。加上日常地看我不順眼。

我沒有半點要反抗或要打回她的念頭及能力，只是待頭暈目眩的感覺稍為減少了點後便跌跌撞撞地支撐起因為突然跌倒而撞得全身酸痛的身軀，踉踉蹌蹌地走向自己的座位。

任由唇邊的鮮血滴落，明明有消毒藥水及創可貼，我卻沒有要弄弄傷口的意思。

反正之後還會再有吧——無緣無故被打。所以就算現在清洗傷口或貼上創可貼根本都沒有意思。

我的座位位於整個課室的角落，最後靠窗的位置。

座位的前桌、斜前桌、及鄰桌全都被村越同學等人在桌面貼上了一個紅色大交叉。就像動物園中危險動物會被厚實透明玻璃牆隔着一樣，全班都在以這種有形無形的牆壁防範着我這個令人生厭的「怪物」。

走過的地方全都滴落着新鮮的血液，圓圓的綻放在地板上，也像在為我走過的路設上「正常人」不能前進的危險警號。

教室一如既往地燈光昏暗、加上外面陰陰的天氣，根本沒能看見一絲曙光——哪怕是漏掉的一絲陽光。

走到座位並拉開椅子。

檯面上的佈滿類似漿糊混合咀嚼過的口香糖般噁心又惡臭的不明「液體」。

這也是日常發生的事。

我沒有嘆氣、也沒有表現出任何這副畏畏諾諾之外的表情。

這種事一天內發生的次數未至於被打那般不穩定，所以我一般都會即時清理。

拿出單肩包中的毛巾，我擦拭了椅子一遍並坐上去。

早上一般都只是這幾件事。

——但由今天起，似乎要變得不同了。

「誰叫你擦的！怪物！」

村越同學這麼喊道，並狠狠地盯着我。

那眼神已經不能只以「不爽」來形容了——是暴怒——怒得像下一秒就要拿着水果刀衝向我般恐怖。

我不由得打了個冷顫，再也不敢與村越同學對上眼。

喊後便沒有動靜了，正當我天真地以為沒事時——一大涌水從側面撥過來，全身被弄濕了。

啊那短暫的安寧原來是去蓄水啊。

她們對我做的事嚴重了，毫無疑問地——我只能在內心得出結論，實際上卻什麼都做不到。

啊

身體涼嗖嗖的、濕透的衣服黏着身體的感覺真不舒服。制服緊貼身軀，勾劃出身體的線條。制服下的輪廓若隱若現，再是這樣不榨出水份的話，內衣及肌肉的線條遲早也會被不知廉恥地示眾的。

真羞恥

不想自己的「半裸」逐漸被像雕塑品般公開示眾是真的，但任由裙子不斷滴落水份到地面也沒有打算去榨出水份的想法也是真的。

反正反抗只會被更過份地對待。

反正我已經麻木了。

反正我就應該被這樣對待。

——我也不想理會自己的死活了。

到底為什麼我這種沒有生存意義的雙面人怪物異類要活在這個世上呢

是因為我試圖以擦椅子作出村越同學她們所認為的「反抗」嗎？

是因為我最近對她們所做的行為已經再沒有表現得像過往那般抵觸嗎？

又或者只是今天心情剛好很差才向我發洩

我不知道。反正要欺負我的原因五花八門，我又不了解村越同學。

啊這之後的日子看來還要帶多套換洗衣物了。

「這樣才對嘛！她們手滑了真是對不起呢～「怪物」同學！」

村越同學故意提高語調這樣說，像生怕我聽不到一樣。

以厚瀏海作掩護，我悄悄地把眼珠子移向村越同學。

是一副神清氣爽的神情。

眼神也一副暢快的樣子。

心情都舒爽了嗎？那就好。

如果這代表小休時就不用再經歷這種事就最好了。

我安份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生怕再做什麼又會影響到村越同學的心情，已經什麼都不敢再做了。

——要說的話，其實我挺羨慕村越同學的。

因為她擁有自己的生存意義。

哪怕那是會傷害到別人、對別人具威脅性，至少她現在對我做的這種種事，都是會為她的心情帶來爽快的「生存意義」。

村越同學好像是出身在醫科世家的，父母都是醫學界的一表人才。在家裏的她不像現在這般強勢野蠻，聽說是很安份守己的；所以可能是不知道她這一面的父母成為了她能在這所學校裏橫行無忌的強大後台。

話雖如此，有沒有後台在這所校裏其實都一樣。

班主任來了。

可能是因為太起眼，她第一眼便注意到渾身濕透的我了。

「起立。」

今天也一樣。

明明可以出言打斷值日生的喊句，明明多說一句就可以幫助到我了。

她卻隨著值日生的喊句、大家的站立，而把頭轉回正中央了。

嘛，不理會也是「正常」的。

——畢竟不想惹麻煩上身嘛。

就像那些袖手旁觀的同學一樣，如果我是「正常人」，我都會為免惹麻煩上身選擇視若無睹吧。

所以這都是「正常」的，我也從來沒有奢望過什麼。

——畢竟要說的話這也全都是我的錯在先。

手機震動了，是父母傳來的訊息。

每天大概這個時候就會收到來自父母的訊息，內容幾乎都一樣。

「今天在學校過得好嗎？」

就是關心我的校內情況。

而我的回答每天都一樣。

「嗯。跟朋友們碰面了，現在聊天中。」

邊打時頭髮邊滴落着水珠，使視線變得更加模糊。

唇邊的血好像已經止住了，但跟被書釘插了進去的手掌及手指一樣，疼痛感絲毫沒有減卻。偶爾還是會有點頭暈的感覺，但我都已經習慣了而沒有理會。

身體被水份佔據，一點都不舒服。

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告訴父母事實。

我不能給他們添亂、我不能讓他們擔心我。

他們已經夠忙夠大壓力了，我不能再讓他們也一拼處理我的情緒。

「呃呃、今天有轉校生。請進來吧，羽島同學。」

啊我這種人本來的存在意義已經夠薄弱了，現在還將會要被直線下降了吧

雖說父母凌晨才歸家，臉腫的這件事應該不會被發現——

——但我已經快撐不住了。

既然我的存在這麼惹人厭、這麼惹自己惡，那我結束自己生命的話，可能才可以勉強為世人減少一個礙眼的存在。——至少，能對世人有回丁點貢獻吧。

如果有什麼萬一的話，我可能還可以轉生到一個適合我這種異類生存的世界呢。

啊真想有個人能給予我生存在這個世上的意義啊

一陣平穩的腳步聲打破我的思緒，浮現在眼前的是直接穿透厚瀏海衝擊我視覺的身影。

## 第二章 轉校生

平淡卻有力的步伐，每一下都像在驅散天邊的烏雲一樣。待她走到教室中央，天空的烏雲全都難以置信地消失了，換來一抹抹曙光。

得來不易的曙光照亮着教室的每一張桌子，彷彿覆蓋掉每個人心中的黑暗。就像連同我心中的陰霾都一同被散去了呢。真厲害。

根據班主任介紹，她是從東京某貴族女子學校轉校過來的。話雖如此，大城市的腐敗味、緊貼潮流的酸臭味卻沒有從打扮乾淨普通、沒有化妝的她身上露出。倒不如說，從那彷彿瞧不起所有人的高高在上眼神，我更感受到一股與我們正在身處的這個世界抽離般的清新脫俗感。

單是站在黑板前不說話，她的存在就有如舞台上被聚光燈聚焦投射光芒在身上的表演者一樣。大家的眼神像不同色彩強度的光線一樣，卻全都被吸引、聚集而投放在她身上。

還能聽到不同談論聲音，大多都是稱讚她是個大美女之類。

真的好美。

刺眼的陽光照射在她身上。明明陽光顯得刺眼，她的光芒卻好像覆蓋掉太陽的亮光並穿透我厚長的瀏海一樣，我能清晰地看見沐浴在陽光之下的她的每一寸輪廓。

濃密烏黑的長直髮大概長至腰部，被空調涼風吹拂而在空中微微散開。在陽光的反照下還能看見在黑色之上尤如夜空星辰點綴的細白光暈，使她更顯夢幻。

沒有被這烏黑蓋過的，神秘及夢幻又尤如銀河般深奧的大紫瞳、不時輕眨的長睫毛、高挺的鼻樑、濕潤紅厚的雙唇、像粉雪般白皙但帶光澤般亮麗順滑的肌膚。她的容貌就彷彿世上不存在的精靈般姣好。

我定睛看向她，都要開始懷疑自己正在身處虛幻的異世界裏了。

這樣的人真的存在的嗎？

高挑的身材、合身得單從衣服也能感受到身體曲線的制服。她的制服是白襯衫類的。由她這種身材好又長得美的女生穿，彷彿把白襯衫的普通升級，使其顯得平凡卻高尚。背着個普通的單肩包，要說有什麼特別的話應該就是扣在她單肩包上的一個書本狀鎖匙扣了。

即使隔着一段距離，即使刺眼的陽光照射在她身上，也阻擋不住她的美麗正在向我身體每一寸細胞侵襲。

視線被眼前的她奪去，我不自覺看呆了，心臟還不自覺怦怦直跳。

淺薄的襯衫包裹着她性感的身軀。不論是那大得稍微犯規的胸部、抑或那纖瘦得也很犯規的小蠻腰，都衝擊着我的眼球，使我不自覺看入迷了。

即使還是隔着厚瀏海而變得狹窄的視野、即使隔着一段距離及好幾個同學的頭，她的光彩奪目還是絲

毫不減地直衝我而來。

啊所有的一切都那麼驚人地熟悉。

不論是這副走在街上肯定會被很多男性搭話的姣好臉蛋、抑或是這個妖豔動人的身材，還有這絕不會認錯的獨特香氣——這個女生竟然長得跟我每天夢裏的女生一模一樣。

不論多少次，視線都會被強行奪去呢。

內心的躁動比在夢裏真實。

儘管如此，還是有那麼一點不同。

她的臉上沒有掛着那俘虜我內心的甜美笑容，而且整個人都比夢裏更沒神氣。明明樣子凶神惡煞、也緊皺雙眉，令人驚怕的感覺卻沒怎麼透露過來。要說的話，就像明明她沒有愁眉苦臉，悲傷憐愛的感覺卻反而直衝我的心臟。

那本來顯得夢幻的紫瞳只剩一片無盡的死寂，空洞的感覺不失我內心囤積17年的陰霾。

比起內心寂寞，她給我的感覺更像是隱藏着什麼般哀愁吧。所以才會事不關己地向班上每個人投以那彷彿瞧不起所有人的高高在上眼神吧。

「我叫羽島里帆。請多關照。」

女生以鋒芒的眼神掃視了一圈班上的每個同學，才再次把視線轉回正中央，說道。

聲音也像夢中的女生般如小溪般清脆純淨呢。除了語氣比夢中無情緒起伏般淡漠外，語調音頻全都跟夢中的女生一模一樣。

只是名字，卻不一樣。

果然「夢中的女生出現在現實」這種超現實的事情，現實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在這個瞬間我彷彿找到我的存在意義了。

不自覺把視線集中在羽島同學的胸部，向其投來如在夢中般下流的眼神。

就算有所不同，她還是跟「她」長得很像。

那個，活在我夢中的女生——那個，我很想認識的女生。

再次把視線移上羽島同學的眼眸時，我們對視了。

應該是注意到我渾身濕透了吧？

但羽島同學也和其他人一樣——沒有理會。

她以銳利的眼神看向我不足兩秒，便移開了視線。

果然，這才是「正常」呢。

不正常的，從來都只有我呢。

到底我在期待着點什麼。

這之後班主任讓羽島同學坐到我前方的座位，便開始上課了。

羽島同學雖看到了，還是踏着地板上我剛才走路時掉下的未變乾的血跡，走向座位。她雖是看到了桌面上被村越同學等人一早貼上的大交叉，但還是逕自坐下去了。

比起感到奇怪，我覺得她更像是懶於理會。

\*

「成長呢，不只是指體型上的成長，最重要的是指內心的成長喔——」

老師都總愛說這種故作高深的語句。是想故意突顯出自己的實力嗎？還是只是因為我們正值高二的成長期嗎？我都不知道。反正，這種高深的話題離我很遠，我也相信沒有標準答案。「成長」什麼的，到真的經歷過後就會感受到了吧。

話雖如此，比起小休那種隨時又會被欺負的時間，我果然還是想這種無聊的上課時間能夠加長一點

畢竟只要是在上課中，村越同學等人就不會對我做點什麼

至少在上課時，才不會聽見那種怎樣聽都像在嘲諷我的蔑笑

上課時的這種寧靜，是我唯一內心感到久違安寧的時候。

而且——現在不同了。

眼前是秀髮沐浴着璀璨金光的羽島同學。

只是這在風中舞動的髮絲，已經使我無法移開視線般着迷了。在髮絲搖曳之間，還有一股香氣向我飄來。那是讓人彷彿身處滿是花香的繽紛世界的，如癡如醉的香味。

真是養眼的存在。

羽島同學端正地坐在我的前方，飄逸的秀髮使其美麗的後頸及輪廓突出的背部若隱若現。窗戶倒影着她認真聽課的神情。不像其他上課偷看手機及偷傳紙條的同學，羽島同學上課時要不在抄筆記，就是把眼珠子望上天在思考事情——真是一副乖學生的樣子。

視線移向村越同學。現在看看她在做什麼大概能猜到之後的小休會被怎樣對待，所以我一般都習慣上課時偷偷觀察她。

村越同學坐在教室的正中央的座位，也可以說是一個突顯她班中地位的座位。她處於班中食物鏈頂尖地位，比起是憑臉蛋或人氣贏得此地位，更多應該是大家都怕了她。

雖然隔着幾個同學，她懾人的氣場還是穿透每個同學之間的縫隙向我襲來。真是頑強呢，明明軌道這麼迂迴曲折。

村越同學正拿着鉛筆，不知在筆記本上寫着些什麼。

她每次上課都這樣。

村越同學的腿有規律地踏着地，手卻不如腿般輕鬆地抓着頭。她拿着鉛筆於筆記上，卻無法順利描畫。她用筆尖大力地剝着白紙。每一下都用力得筆尖隨之而逐點剝落、石墨碎飛揚於空中並掉落在紙上，形成陣陣小黑團。

那肯定不是筆記那種只要留心就能輕鬆抄下的東西。看她那苦惱的樣子，更像是比之更複雜、更需腦力的東西。

不過。聲音連這邊都聽到呢。

照這情況來看，這之後的小休大概都不會好捱了。

雖然不知道會被做點什麼，但反正都避不過，所以我還是沒有多想。

反正是我錯在先才會惹來這種事，忍一下就好了。

套着濕漉的衣服，我是這麼想的。

雖然還是滿身水液黏着很不舒服，但至少衣服不滴水了。現在最好就是整天都坐在座位上，那樣的話就不用怕再被更多人不小心看見我差點要走光的身體了。

幸好今天穿的內衣不是那種顏色鮮艷的、而且是運動型的，不然就會更加明顯看見我內裏的輪廓了吧。

現在就只是身體的線條若隱若現。

安份地等它乾吧。反正就算回到家都未乾父母也不會發現。

\*

小休時，村越同學與她的跟班們從我身後經過，剛好撞跌我手上的課本。

課本及寫有名字的筆記掉落一地，這騷動好像被座位前方的羽島同學注意到了。她看了一眼我掉落一地的課本，接著又若無其事地把視線轉回自己的抽屜，從中拿出一本不知什麼書閱讀。

果然不打算幫我撿嗎？

不過也是呢。碰見有人被做這種事，裝作沒看見是最好的自保方法。

至於村越同學，當然是沒有幫我撿了。雙手插袋的她大搖大擺地走着，沒撿、沒道歉、還一腳踏在我的課本上。她顯然是注意到的，甚至是故意的。

村越同學在再走前一步之前，像想起什麼般突然轉頭看向我喊道：

「喂，怪物。替我們買飲料去。」

被使喚了。

雖然是一直都有的事，但我現在也剩不多錢啊。而且這個樣子出去實在不太行吧。

「那你、你們要喝點什麼啊？」

雖是這麼說，我還是只懂支支吾吾地這樣回答。除了不敢反抗，還有覺得反正她們開心就好。只要她們心情好才不會弄我。

「我要可樂，你們呢？」

「可樂！」

「草莓牛奶！」

「也要可樂！」

「我要綠茶！」

「我要橙汁！」

我屈指一算

6支呢我的錢不夠吧

算了，把今天的午飯錢也用掉的話大概總能湊夠吧。

就這樣把飲料全自費買，一手抱住6支冷飲。雖然胸口被弄得更冰、而且就像在舉啞鈴般沉重，但比起帶着這樣被弄得更暴露的身軀周圍走，有深色的可樂作掩護已經算好了。

再次回到教室之時，還踏着我課本的村越同學一行人正在向羽島同學搭話。

「那個村越同學、你們的飲料」

我以柔弱的聲音卑怯地搭話。

「嗯！這麼聽話不是挺好的嗎？」

村越同學她們看似心情好，一手搶過我懷中的飲料後這樣趾高氣揚地說。

沒有付回我錢。看她們那副拿了飲料就揚長而去的模樣，應該說是「沒打算付我錢」才更對。連「謝謝」也不說也是平常的事

趁着她們心情好——

「那個、對、對不起能、能請你提起腳嗎？你踏着我的課本了」

道歉的一直都是我，不論對錯。不然的話，會被更差對待的。反正我這種活在社會底層的生物，就只配這樣卑躬屈膝。可能真是因為心情好吧，這次村越同學沒有為難我，便提起了腳。要說是「順從我請求」，倒應該說是「故作聽到我請求」吧。畢竟村越同學沒有道歉、也沒有回應我，只是走前了兩步，使自己的腳板沒有碰着我的課本而已。

我趁機撿回地上的課本。

鞋印、佈滿灰塵。如果是有潔癖的人，應該受不住吧。還好我不是這種人。一邊把課本放進單肩包，我一邊這樣想。

這時傳來前方的談話聲。

「呐，羽島同學是從東京來的嗎？聽說你之前就讀的那間女子學校很有名的喔——」

「呐呐。羽島同學是個大美女呢～平常有做什麼保養的嗎？」

「羽島同學這麼漂亮，有男朋友吧？」

「羽島同學有什麼興趣嗎？」

「呐呐，我們交換聯繫方式吧！」

啊，又是那種既定的「轉校生審問過程」呢。連問的問題都差不多是那幾種既定的問題，真沒新意。話是這麼說，我沒敢暗笑。只是在狹小的瀏海縫隙裏偷望前座聞風不動的羽島同學。

是因為想着跟羽島同學搭話才令村越同學她們心情好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羽島同學存在真好。

如果羽島同學能一直像這樣吸光村越同學她們的注意力，那麼村越同學她們就沒空理我吧——我這麼渴望着。

奇怪的是。面對着有如班上老大的村越同學，羽島同學居然只是維持着看書的姿勢一動不動。要說是太專心於書本上沒聽見、還是明明聽見卻裝着不聽見不打算回答，我不知道。不過，我更偏向後者。雖然羽島同學正背對着我，不論是她在看什麼書抑或擺着什麼神情我都不知道，但總感覺羽島同學是不想搭理她們。

是不知道她們的恐怖之處、抑或不向惡勢力低頭，我都不知道。

但不管怎樣，這份勇氣都是可嘉的。

真是高冷呢

雖然與夢中不同，但高冷也是我憧憬的性格呢。

感覺自己在以厚瀏海都覆蓋不住的奇怪視線看着前座的羽島同學，不過我很陶醉所以沒多在意。

\*

羽島同學不只外型清秀脫俗，甚至以「十項全能」來形容也不足為奇。

學習好又運動萬能，才剛轉進來一個多月就已經一舉成為了學年第一。聽說成績還是遠離第二名一大截的那種。

不只如此。

走路端正大方，不愛說話的那種生人勿近氣場反而吸引着萬千同學。聽說受歡迎程度去到已經有人悄悄成立粉絲後援會討論如何向羽島同學搭話她才會回應了。雖然有點誇張，但其實真有其事。依我一個多月作為後座的觀察，班上男女同學試過用不同語調主題向羽島同學搭話，但全都被在看書的羽島同學給無視了。

存在的本身已經不可自控地惹來注目，還要透露着這麼多神秘感。

這樣的羽島同學好像被校園裏的同學稱為「高嶺之花」。

雖然是很常出現的形容詞，但放在羽島同學身上卻的確相當合襯。

這樣誰人都高攀不起的羽島同學，到底會對怎樣的人感興趣、會跟怎樣的人聊天，真想知道呢。

聽說還有幾個不信邪的大膽男生去跟羽島同學告白了。下場不用想也知道——連拒絕都懶說，直接無視並從旁離過了。

也是因為羽島同學這種寡言的性格，除了上課時被迫要回答問題，我都從未聽過她在其他時間說過一句話。

\*

羽島同學的存在一直都是那麼的閃耀。

單是存在於此，就已經閃耀得能一下子驅散密雲。

不知不覺，我的視線總被她吸引。每次想移開視線，雙眼都像本來已經黏在她身上一樣最後視線總會落回到她身上。

羽島同學的耀眼不是靠外力觸發的。雖然從那張高冷臉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閃耀之處，但她的存在卻在無形之中照耀着我。

可能因為她長得像我夢中的女生、可能因為我憧憬她那份高冷、可能因為有她吸引他人注目村越同學這一個多月來對我做的事都沒那麼嚴重。

十項全能的她坐在我前座，反而顯得我的存在更渺小了。

這是一件好事。畢竟我一直都在想辦法抹殺我這個醜陋又令人生厭的存在。

因為想着能看見長得美麗動人的羽島同學，我每天早上竟然開始對上學有所期待了。感覺看這個世界也沒以前那般不可挽救地絕望，至少我現在經過大橋已經沒有想着要跳下去了。

就算直到畢業都一直沒能認識到她、就算她像其他人一樣對我的遭遇袖手旁觀，我都是這麼想的——

這個女生只是能存在於我身邊，就已經足夠了。

每次能看到羽島同學，內心就會有股被填滿的感覺；每次看不到羽島同學，內心就會有股空洞的感覺；每次看到別人跟羽島同學相處，內心就會有股癢癢的感覺。

可能更早之前我就察覺到了吧——

那個禁忌般、單是想像出來就會害羞的情感——

我喜歡上了羽島同學。

就像在夢裏代入「小晃」的意識以戀愛層面喜歡着「冴」一樣，我好像在以同一層面喜歡上跟「冴」長得很相像的羽島同學了。

就算她已經有男朋友、就算這份戀慕一直無法傳達，我都決定要一直暗暗地喜歡着她。

畢竟。

這份情感至今為止未曾有過，對我來說新鮮又緊張，卻怎樣都不想失去。

果然自從羽島同學進入了我的世界，我就好像——找到了我的存在意義。

### 第三章 交叉的平衡軸

聽說是因為羽島同學太完美而自覺被搶了風頭，最近羽島同學也成為了被村越同學欺負的對象之一。是和醜陋的我完全相反般極端的理由。除了潑水外，村越同學對羽島同學做的與對我做的都大同小異。

果然人類不接受與自己不同頻的「異類」。不論是比自己優秀、抑或比自己差勁。只要被定義為「異類」，就有被欺負的理由。

這天，村越同學在羽島同學的桌子上塗鴉。

羽島同學的反應不像我。

回到校後她顯然是注意到了桌面上的塗鴉。就像一開始看見桌上的大交叉一樣，她的表情沒有半點起伏便直接坐下去了。比起感到奇怪或驚怕，我覺得她更像是懶於理會。這種完全無視的反應顯然不是村越同學想看見的反應。

「喂！別以為你長得美成績好就可以隨便無視別人啊！」

向已經徑自拿出書本閱讀的羽島同學，村越同學不爽地喊道。

羽島同學聽後隨即放下手中書本，站了起來。

村越同學大概認為她被自己的高鳴嚇倒了吧，臉上露出一絲期待羽島同學接下來反應的淺笑。

站起來是想幹什麼呢？

厚瀏海的掩護下，我從狹小的縫隙裏捕捉她的身影。

羽島同學徑直走到村越同學的桌子前。羽島同學拿起隨便放在村越同學桌上不同顏色的螢光筆、打開筆蓋、毫無顧慮就是一頓亂畫。羽島同學像平常一樣面無表情，隨便地在村越同學的桌上描畫。卻每一筆都無限延長、一畫到底才願停；又把不可水溶的筆深深錐在村越同學的桌上、左右手並用地隨便亂畫。板着臉的她似乎沒有理會自己在畫點什麼，只是像發洩一切地，一下一下把自己心底的怒氣宣洩而出。

雖然這種以牙還牙的舉動很孩子氣，但此刻羽島同學的背影卻顯得霸氣，深深吸引着厚瀏海下的我。

真大膽呢居然敢公然反抗村越同學不怕下場會變得很慘嗎

看見此情此景的其他同學們好像也在發出像我內心想法般的低語。

不過。

真帥氣的身影。

不止木製桌面、村越同學桌面放着的課本筆記，全都染上七彩而難以磨滅的痕跡。

滿意後，羽島同學沒替村越同學關上筆蓋、大氣也沒喘一口；只是轉過身來，以一種「你就是這樣對我的。」的眼神瞪着村越同學。那眼神不像是在生氣，更像是輕蔑、鄙視——就像是對村越同學所對自己做的幼稚事的一種不屑一樣。

真的很帥。

如果我能夠像羽島同學一樣，我的生活就能好過一點了嗎

下一刻，村越同學才如夢初醒般地反應過來。村越同學與跟班們都快速跑去村越同學的座位，與回復平淡地走向座位的羽島同學正好擦身而過。大概是沒預料到羽島同學竟然會這般大舉動地反抗自己吧，村越同學一時之間沒反應過來、只懂瞠目結舌地愣在原地。

啊

有股像擠塞着水流的大石被打碎了，急促的水流得以復流般神清氣爽的感覺。

我從來未試過內心這般爽朗。

再把視線移向背對着我繼續閱讀的羽島同學。

晨光照耀在她身上，她就像世上理應不存在的某位聖潔的神明一樣、刺眼而夢幻。這份光輝刺穿我內心的陰暗、斬掉我內心的陰霾。

大概是為了報塗鴉的仇，下一個小休時村越同學居然把圖釘放進羽島同學的抽屜裏去了。

毫無防範的羽島同學就這樣被圖釘刺中手指。

當天的她應該是因為沒有帶創可貼而沒有替受傷的手指黏上創可貼，但她還是依然沒有把任何情緒起伏寫在臉上地繼續上課。

\*

翌日，村越同學的抽屜裏也不知為何放有圖釘、而毫不知情的村越同學則就這樣被圖釘刺中手指。

經歷過昨天的事後，村越同學等人也能猜到犯人是誰了。

村越同學與跟班們大步走到正在閱讀的羽島同學面前。村越同學怒氣沖沖地一手搶過羽島同學手中的書本並拋到地上踐踏。這時我才知道原來羽島同學一直在閱讀的是一本有關語言文化的書。羽島同學對語言感興趣嗎？我悄悄地在腦海記錄在案。

羽島同學先是頓了一頓。

在這短短的過程，村越同學像很滿意一樣神氣地說：

「誰叫你反抗我！」

下一刻，羽島同學站了起來，毫無疑問就是朝着村越同學臉上的一拳。毫無防備的村越同學被這突如其來的一拳打倒在地上。我不自覺伸長脖頸，想看清村越同學這個我未曾看過的樣子。

村越同學的臉頰通紅，而且好像還腫起來了。拳痕清晰地烙印在臉頰上、鼻子及唇邊清晰地滴落着赤紅的鮮血，在日光照射下顯得鮮豔而突出。照這情形看，羽島同學的那拳比起平常村越同學打在我臉上的拳頭更要用力。

不止學業運動完美、還這麼會打架，真是文武雙全。這顯得羽島同學更完美了。

不過也怪不得她一直以來敢無視或反抗村越同學了——原來不是因為勇氣可嘉，而是因為有備而來。

不只是我或班上其他同學表現出震驚得發不出聲來的反應，同樣的還有嚇得愣在原地的跟班們、及露出不知發生何事般跌坐在原地目瞪口呆的村越同學。

畢竟大家都沒想到原來羽島同學這麼強、也沒看過平常橫行無忌的村越同學這麼狼狽的樣子。

在這種彷彿連空氣也靜止了的氛圍下，維持平常的只有羽島同學。

她冷靜地拾起地上的書本，掃了掃沾染在上的塵埃，然後便坐回座位上若無其事地繼續閱讀。

整個過程就像剛才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剛才做了這麼誇張的事，現在居然一句話也不說嗎？

這就是強者的氣場了嗎？

真厲害。

整個過程羽島同學都是背對着我的，所以我未能看見她任何一秒的神情、更不能猜透她在思考什麼。

村越同學反應過來後，眼底閃過一剎猶疑似的思考，便與跟班們落荒而逃了。

那個眼神並不像在對羽島同學感到恐懼，更像是混雜不甘及帶點不知為什麼而思考的猶豫。

反正是個複雜而我又看不懂的眼神吧。

但村越同學的眼神內呈不甘的話，說明這種事以後都會持續吧。嘛，不過既然羽島同學會這樣硬碰硬地反抗，就應該對她沒有影響吧。

能夠有這等能力反抗真令人羨慕。

我向前座平淡的背影投以穿透瀏海的視線，這次除了下流，還有佩服的目光。

\*

七月尾聲。即將迎來最炎熱的八月份。梅雨季節過去，天空一直都陽光普照，熱得像想蒸發我的存在

一樣。

而在這樣的酷暑下，我的生命軸終於開始產生了那麼一點的改變。

自從前兩星期，我的學生證就不知在哪裏掉下了。

我並不打算尋找。反正遺失了更好。

我這種臉上有兩節色的怪物走出去只會嚇人。為免被投來厭惡及恐懼的視線，我從來都不會去商場那種人多的地方。不去那種時尚的地方就不會使用到那種高中生獨有的優惠，所以就算學生證遺失了對我的生活也不構成影響。在學校要買飲料的話只有去福利處，而去福利處買飲料的話需要學生證。這樣一來，學生證不見了，就能有正當理由拒絕村越同學的跑腿請求了吧。所以學生證不見了，反而可能更好。

這麼想着的我，在即將迎來暑假的前夕，依然過着渾渾噩噩的生活。

「還有幾天就暑假了，大家切忌不要玩得太過！也要好好認真學習啊！你們下一年就是準考生了。」

班主任說着這種只會無端給學生附上更大壓力的多餘話。

教室裏一片嘩然，大家都在批評班主任只愛千篇一律地說令學生不想聽的洩氣話。

我沒有理會這個嘈吵的教室環境，只是全神貫注地從狹小的瀏海縫隙中窺看前座越漸遙不可及的身影。

越在每晚發夢，越讓我想結識羽島同學。甚至會幻想羽島同學其實就是「冴」，雖然這種超現實的事情現實不可能發生。

羽島同學也轉過來兩個多月了呢明明是距離最近的前後座，我卻一句話也沒跟她說過。

再這樣下去就是暑假了，經過這一個多月的假期後她這種獨立閃耀的人肯定會徹底忘記了我的存在吧？嘛，雖然她可能根本壓根就沒有注意過我的存在，所以不能用「忘記了」、而應該用「持續沒有注意過」來形容。

暑假以後很快就會變成高三生了，然後應考大學、再之後就要畢業了。

畢業後大家都會分道揚鑣吧。我就再無可能遇見這個震動着我內心的初初戀了。

雖然想抹煞自己的存在是真的，但難得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意義我真的很想認識一下羽島同學啊

想讓她注意到我、想認識她、想和她成為朋友、想她只對我說話、想她唯獨對我一個人好、想自己的身影能夠活在她的心裏、想她就算畢業後也不要忘記我、想答謝她成為我的生存意義、想告訴她她外貌、身形及聲線全都好像我夢裏的女生。

即使不是想讓她也喜歡上我，我深藏在心底的痴心妄想已經逐漸變得越來越多了。

亂七八糟、快要滿溢而出。

真的很想，與羽島同學的生命軸有所交叉。

即使是這樣醜陋、性格又惡劣的自己，都想輕觸一下這如星辰般遙遠的光輝。

\*

今天的小休如平常一樣。

在下課鈴響後，本來安靜的教室瞬間被同學們熱鬧的談話聲覆蓋。這歡騰的談話聲及嘈吵的腳步聲與我格格不入、卻又顯得真實，就彷彿剛才上課時的安寧全是我的夢境一樣。

每到這個時候，只要看向前座，不真實的感覺就不會那麼強烈。

羽島同學如平常一樣安坐在座位上，從抽屜裏取出一本書並閱讀。

她這有如詩人般文靜優雅的舉動就像把自己與喧鬧的環境隔絕了一樣，有股脫俗的清幽感。

比起同學們吵鬧的談話聲，我更喜歡把注意力安放在羽島同學揭頁的微聲上。

每一下節奏都不均，卻平淡而安寧。就像站在湖邊安靜地聆聽溪水流動的聲音般使我心神安寧，一瞬間有了股放鬆的感覺。節奏不均也更顯得羽島同學是有在認真閱讀過每一頁的內容後才翻頁。這樣不受嘈吵的環境騷擾，依然能平靜地看書的她總使我着迷。儘管我不知道她正在看的是什麼書、儘管我看不到這背影隱藏着的神情，羽島同學看書的身影卻總能把我從現實抽離，好像跳進只有自己和她的世界一樣——就像身處在一個我理想中的異世界一樣。

那裏沒有歧視、沒有嘲諷、沒有欺霸，只有人人平等般的安寧，及心如止水般的寧靜。

真想這刻能持續下去

微風偶爾吹拂烏黑的髮絲，舞動在微風中的髮絲透露着亮麗短暫的光輝，就像在這極限的生命中，呼喚着我看過去般璀璨。在狹小的視野裏，看見的是若隱若現的後頸。骨骼的輪廓突出，一個個小球撐着薄薄的白襯衫，卻不像是想強行跳出來，更像是安於現狀在舒服地休息。白襯衫的尺寸剛剛好，能看見鎖骨的尾端輕輕突出，微微地支撐着肩膊的闊度。尺寸合適的白襯衫勾劃出羽島同學後背的輪廓。從胳膊微斜而下，描繪出纖瘦的腰部及身體線條，使羽島同學婀娜的身材更突出。這就是與制服十分相襯了吧——穿了制服反而能令自己的美麗更加突出。與我這種連穿制服都要努力想着如何不使這件可愛制服被我的醜陋同化的人真是差天共地。

真想看見羽島同學更多的一面。

不只是這個背影。我想看見她的側面，她的正面甚至更多除了冷淡外的表情。

啊

能隱約看見制服下胸罩扣子的位置

例如是如果進行解開扣子之後的事時的表情——

啊，又不自覺以下流的目光看向她了。

不是指我想跟她進行什麼禁忌的事情，只是——我想看見羽島同學的更多表情。

一些她不會對任何人表現的、一些我未曾知曉的表情。

——

「喂！怪物」

思緒被一陣獅吼般恐怖的喊叫聲打斷，懾人的氣息隨即霸佔了我周遭的空氣。

「什、什麼事？」

我畏畏諾諾地問，並把頭縮下、完全不敢把視線轉向旁邊的村越同學等人身上。

「替我們去買飲料！」

以絕不是請求的語氣，村越同學向我命令道。

「那個我、我的學、學生證不不不見了。」

我捲縮身軀，把頭埋進胸口，緊閉雙眼，又以厚瀏海遮擋視野。明明能夠像羽島同學那般理直氣壯地提出反抗就好了，我卻半點勇氣也提不起來。我不可自控地抓捏着大腿，卻絲毫不減這即使視線變得漆黑都無法逃避的緊張感。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軀在顫抖、聲音也越來越薄弱。不論捏痛肌膚、抑或抓痛大腿，就算這樣營造痛感都絲毫不能令自己從村越同學等人所為我帶來的恐懼感中分神。

「真的嗎！」

這麼吼着，村越同學命令自己的跟班們翻找我的單肩包及抽屜。

即使自己的東西被全翻出來、並倒落一地，我都像石化了一樣只懂坐在原地一動不動。

同學們也沒有打算幫忙，包括前座從剛才為止就像靜止了一樣沒有再動過一毫的羽島同學。

算了，反正袖手旁觀才是自保的最佳方法。這樣才是「正常」的。

「沒有。」

聽見跟班們這麼報告，村越同學頓了頓後便像突然想起什麼一樣——說了一句令我毛骨悚然的話：

「看來要搜身了。」

這麼說後，我被她們扯着頭髮強行拽進女洗手間。

她們先是兇走了還在洗手間中的同學們，接著把「清潔中」的牌子置在洗手間門前。

看來要持續整個小休。

還有整整10分鐘她們會對我做什麼？我能捱得住嗎？

單是這麼想一想，恐懼及不安的淚水就已經佔滿眼眶了。

「吶，你知道騙我們是什麼下場的吧？」

村越同學命兩名跟班把我按在牆上，接著施施然地向無法抵抗的我說道。

「我真的不見了學生證。」

話音未落，就是朝着肚子的一下重拳。

「啊咳——」

我發出不可自控的乾咳。身體不自覺弓下，卻因為被按在牆上而無法跌落到地面。

好難受——

只是一拳，已經痛到就像把體內的氧氣全打出體外了——

這下子肚子絕對紅腫了吧不過反正也不會被晚歸的父母發現，那自己捱過去就可以了

「怎樣？還不說你的學生證在哪裏嗎？」

以輕佻的語氣說着，村越同學又來一拳——這次是朝着我心窩的骨頭上。

沒有了更厚的皮膚作阻隔，直接把重拳攻擊在骨骼上。碰撞的時候發出硬實的聲響，恍似連骨頭也會被打碎一樣。這份強力使我顧不上被按動着了，因強烈的緩衝而摔倒在地上。

第一拳已經夠激烈了，現在這一拳卻擁有比第一拳強約五倍的力量。

痛到冷汗直冒、痛到身體抽搐、痛到無法思考、痛到無法呼吸。

好難受好難受好難受

好想吐

這樣的拳頭再來一發我就會直接死掉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抱着被打的位置捲縮在地上，乾嘔數聲並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生怕現在不呼吸多點空氣下一秒隨時就會因為缺氧而死。

明明一直都渴望着死亡，當真正面對時作為人類本能反應般的求生慾望又總會不爭氣地突顯出來，就像我現在在大口喘氣般。

「怎樣？當我們白痴不說嗎？」

村越同學蹲下來，抬起快要變得奄奄一息的我的下巴，擺着一副凶狠的臉向我吼道。

這距離近得就像把空氣都隔開了一樣。

「」

我痛得連張口也無力，只能支支吾吾地發出一些怪聲。

「算了、搜身吧。」

這麼說着，村越同學重新站起來並褪後，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以鄙視的眼神看向我。

跟班們重新把我按在牆上，翻找裙袋無果後竟然把手伸向我的制服。

她們一副想掀起我制服的樣子，村越同學也只是盯着沒有阻止。在尊嚴即將要失去的現在，我爆發出強烈戰鬥力。掙脫掉按動着我兩手的盲力，我把手伸向制服。一邊像忘記了心窩及肚子的劇痛般喊着「不要！」，一邊試圖反抗。她們扯上、我拉下。不知這樣的動作重複了多少遍，在不知道是因為她們還是自己的情況下，我的制服被扯破了。

這下村越同學她們滿意了吧？家裏有更換的制服、父母他們應該都不會發現的

明明對我來說格格不入的制服是一種束縛，被脫下我卻竟然絲毫不覺得釋放，真是奇怪。

第一時間也不是感到尊嚴被奪去般的羞恥、抑或擔憂接下來該怎樣繼續去上課，而是想着怎樣才能不被父母發現這種事

果然我是個不「正常」的「異類」嗎？

這樣思維不「正常」的我果然不適合活在這個求同不存異的世界裏呢

偏偏今天穿的是最不能被看見的、與我這種人最不搭的可愛風內衣

早知會這樣，從最初開始就應該阻止母親買的

我看向由內衣包裹着的本應自豪般豐滿跳出的胸部，卻只感到自己的身軀比平常更違和、更醜陋。

被村越同學一行六人看見自己僅剩內衣的半裸，已經不知道自己是普通地感到羞恥、還是因感自己醜陋的身軀傷害到她們的眼球而覺得不好意思了。

我應該要更多地感到羞恥嗎？

這才是她們想看見的反應嗎？

儘管手反射性地遮蓋着胸部、眼淚也彷彿反射性地流出，我的內心卻像死去了般沒有任何感覺。遮蓋着胸部的前臂壓下，試圖感受自己活着的證明。可是，我卻感受不到任何心臟在跳動的感覺。

為什麼？

這不像是只因為現在這種情況更像是——日積月累下所導致的。

想起至今為止被欺負過的一切，淚水不自覺滴下，一點一滴剔透着洗手間燈光渺茫的光輝。

很臭很沉重果然我的身體一早就已經死去了吧

看向一點點如小珍珠般透亮的淚滴，村越同學的眼底好像閃過了一剎猶疑。

但這都沒有被厚瀏海覆蓋下的我看到。

到底至今為止我在妄想着什麼

有了羽島同學的存在就能使自己被欺負的次數變少？有了羽島同學的存在就能使自己每天回校都有所期待？有了羽島同學的存在就能使自己可以透過學習她而懂得反抗？

羽島同學就是我的生存意義？

根本從來都沒有這一回事。

——我的心臟從很久之前就已經不懂跳動了。

根本羽島同學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根本羽島同學也像其他自私的同學一樣只會對我的遭遇袖手旁觀——

根本就算有了羽島同學，我的生活也沒有改變過——

根本我還是——那個不自量力的我。

與其說麻木了，可能說「死去了」更合適吧——我的內心。就如同我的軀體一樣。

這樣的我，還可以因為什麼理由而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啊

我已經很累了

這麼像脫離現實般地想着的同時，圍繞頸部的窒息感嘎然而至。

「喝、喝、喝。」

喉嚨不自量力地發出呼叫、手不自量力地抓住這雙正捏緊我脖子的手。

明知不管用還是會抵抗，這就是當人類真正面對這種事時懦弱恐懼的條件反射的表現了吧。

「給我們買飲料這麼簡單的事也做不到嗎？怪物！」

雖說着這樣的話，但肯定遠不止「學生證丟了而未能給她們買飲料」這等小事吧。

肯定是日積月累的不順眼，再加上今天在她們眼中我居然試圖反抗。

——很痛苦。

不論是這每一秒都在震懾着我腦海要作出反抗的真實感、抑或內心早已壓抑很久的無力感，全都清晰。

氣息逐漸薄弱。本來這位於走廊角落的洗手間已經夠隱蔽又不透光的了，殘舊的光管突然斷電、唯一供光的光源消失了，只剩下沒有透光的昏暗。自己渺小的身影被漆黑的影團覆蓋，越漸看不見自己在地上苟存的痕跡。影子彷彿從地面跳了出來成為村越同學的幫手一樣，吞嚥着我周遭僅存的氧氣。雙眼為了努力不輕易閉上，即使眼白滿佈血絲也頑強地張開着。能夠傳入喉道的空氣越漸減少，周圍的空氣逐漸變得稀薄，五官也痛苦地繃緊。——缺氧的感覺越漸強烈，比起在狹小的瀏海縫隙察看村越同學現在的表情、抑或盲目給力，我現在可能放手會比較好。

在意識快要散去之前，記憶強奪我的腦海。彷彿早上的滿員電車一樣，從出生到現在的記憶擠擁着在我的腦海內播放。

這就是「人生走馬燈」了吧？

——傳說中人臨死時會看到的現象。

由不允許「異類」的世界、出生起就被嘲笑、以為迎合身邊朋友就能得到永久的友誼最後卻失敗告終的每次經歷、麻木接受欺負、到每當走到大橋就想跳下去的想法

全是一些無聊又沒意義的經歷呢

虧我還抱有一絲期待會有什麼是值得我留戀的

果然不會有呢

——或許，現在我不抵抗才能為我從來沒有意義的人生帶來解放。

反正就算我離開了這個世界，肯定也不會有人關心的。

我已經受夠了。不只是今天被做的事、至今為止被做的一切我都已經不想再經歷了。

抓緊村越同學雙手的手逐漸放鬆、打算低垂下去，任由頸部被勒緊的力量越漸擴張，侵蝕掉我最後一絲呼吸。

——既然我是個礙眼的存在，那就隨便抹殺我吧。

此時。

本應不透光的洗手間居然透出一絲曙光，灌穿黑暗。從我身後打落至我頭頂，面前的村越同學的身上，再直達她的背後。光芒刺眼而筆直，其光輝雖小卻足以貫穿圍繞在我身邊的黑暗。這份璀璨透過眼前村越同學的臉反射向我，強奪我眼球，黑團彷彿從眼瞳內飄散，換來一抹不可磨滅的光輝。筆直的光芒就像給予村越同學一記當頭棒喝一樣，使她的手不自覺停下動作。雖然還是勒緊着我的喉嚨，但村越同學已經沒有再收緊兩手手心之間的距離，我的喉嚨也算作得到一絲喘息。

同時，門外傳來聲音。

「近田老師，請問您是要去洗手間嗎？」

近田老師就是我們的班主任了。如果是平常的話，村越同學等人肯定不會懼怕的。不過可能是因為現在把我的制服扯破了、也正在維持捏着我脖子的動作，怎樣看到都像是在欺負我，甚至會涉及意圖謀殺罪，她們免得麻煩便選擇「先放過我」了。

不過，最先說話的不是領頭的村越同學，而是她身後的跟班們。

「菖！走吧。被老師看到就不行了！」

似乎是意識到不妙，村越同學的跟班們紛紛這樣說道。

平常的話，村越同學一定會立即回應的。可是，雖然那份具破壞性的霸氣彷彿已經散於空氣中，村越同學卻遲遲都未作回應。

只見村越同學看着自己在捏住我脖子的兩手，表情罕有地錯愕。她就像有什麼在思考般呆滯地站在原地，口中念念有詞。

「菖！」

被跟班們多喊了兩聲，村越同學才像如夢初醒般反應過來，徹底把勒着我脖子的手鬆開並跟着跟班們落荒而逃。

「咳咳、哈啊哈啊」

我有氣無力地攤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好不容易重新得回來的氧氣。近田老師要來了嗎？她進來廁所後就會看見我這個樣子了吧？

被勒得快斷氣而頭昏腦脹的感覺逐漸消散，我的大腦及意識逐漸變得清晰。

反正肯定不會在意

雖然手臂反射性地遮蓋着內衣外露的胸部，我的腦內還是這麼想。

反正我就是個只會添亂的醜八怪

反正我就是個只是存在於此就會礙眼的「異類」

一陣腳步聲打破我的思緒，由遠至近、向着我的方向緩步走來。

平淡而有力的步伐，每一下都是那麼的熟悉。不一會，一個修長的影子覆蓋掉那絲透射進來的曙光，打落在我的頭上。

我抬起了頭。

進來的並不是近田老師。

是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認識的女生——是羽島里帆同學。

一直只背對着我的背影終於有轉向我的一天了，也在這麼近距離底下我終於能看清羽島同學的正臉了。

臉小小的，頭髮卻烏黑而濃密，使臉顯得更小了。少許過眉的平薄齊瀏海，臉小但五官的輪廓卻很突出。蒼白卻帶光澤的肌膚、幼長的雙眉、長而彎的睫毛、長梢的眼眶盛載若大的紫瞳、高挺的鼻子、薄而紅潤的雙唇。她的五官轉化做相反的極端再拼在一起就是我的模樣了。

絕頂的美貌，姣好得單憑肉眼就能看見的身材，再配合這在空氣中瀰漫的沉醉香氣——即使視野變得狹窄了，眼前的她還是很像「她」。

為什麼羽島同學會在的？——我的腦海此時佈滿這個疑問。可能是因為這個疑問太多了、甚至有點從我的大腦滿溢而出，滲透到我的五官上，使我露出了一副驚訝的神情。真是的，明明最不想讓他看見我這副樣子的人就是羽島同學啊。

雙手下意識更抱緊身軀。本來還以為已經麻木了，普通地羞人的感覺還是有呢——意識到這點之時，我甚至有點驚訝。不，可能是因為對象是羽島同學吧。話說回來，剛才說那句話的是羽島同學吧？也就是說——她在幫我引開村越同學等人吧？

羽島同學竟然在替我解圍？

單是意識到這點，腦袋就一片空白了。不知所措、啞口無言，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吧。可是，身軀還是不自覺傾前。就像想捉緊狹小視野所看見的殘存光輝一樣，不管羽島同學是基於什麼原因解救我，我都比平常更想傾心於她。

羽島同學依然端正地站着。沒有蹲下以配合我的高度、也沒有說半句安慰的說話，只是擺着那熟悉的板臉伸出手，向我遞出一套全新的制服。

「穿嗎。」

她簡短又平淡地這麼說。

沒有鄙視衣衫不整的我、沒有過問我這副樣子的原因。我不自覺舉頭，看向她的雙眸。

沒有輕蔑、不屑，也沒有半點看不起。冷漠、卻不像完全不顧般冰冷，透露着絲毫不易察覺的溫度。沒有同情、反而帶有某種堅定。在這雙若大的紫瞳上，我彷彿一下子看盡了人性的光輝一樣，使我不自覺把視線固定了。這次不是強制性的「被吸引」，而是我主動把視線黏在她身上，就像「小晃」在

吃飯時喜歡目不轉睛地看着「冴」一樣。

沒有關心我、同時沒有蔑視我。這種不聞不問，或許就是羽島同學的溫柔了——此刻的我是這麼想的。

躊躇地伸出手，在猶豫與顫抖中——我想嘗試觸及這份溫暖。

「謝、謝謝。」

可能看我嘴角稍微上揚而覺得我趾高氣揚了吧，羽島同學突然提高警覺地不忙補了一句：

「不要誤會了。這不代表我們從此就是朋友之類的。」

我絕對懷疑她擁有超能力，怎麼能一下子就猜中我心中所想的。不過，語氣還真認真。嚴肅而冰冷的，就像寒風刺骨般使我腦袋不由得凍結了起來。

「那為什麼你要幫助我？」

愣了一會後，我才後知後覺地發問。如果不是向我示好，那為什麼要幫助我啊？

「因為我需要你。」

簡短而有力的句子，如同這雙直視我的眼眸一樣筆直地刺穿我的心臟。心臟就像受到了過度驚嚇一樣，止不住跳動。激烈得不用以手按着也能感受到、激烈得碰撞着我的心牆及血管使我整副身軀都在猛烈顫抖、激烈得心臟想從我體內衝撞出來般。

我的心臟，原來還懂跳動啊

倒不如說，是羽島同學的出現及話語激發起我心臟的重新跳躍吧。

我努力按動着左胸好讓心臟不要一不小心跳了出來、同時感受這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心跳頻率。澎湃而激昂，不像平常那樣畏縮而柔弱。我又不自覺把視線從自己的胸口移向羽島同學。她的眼神倒映着堅決及認真，沒有半點猶豫、沒有半點虛假。

雖然不知道她所說的「需要我」是指什麼，但我的人生第一次被某個人說「需要我」的確是事實。

即使是樣子這樣醜陋的我、即使是性格那樣討人厭的我、即使是毫無存在價值的我，她都需要我。而且不是別人，只有我。——她的眼神是這麼說的。

也是在這一瞬間，我彷彿終於能確信自己找到了我的存在意義。

雖然此刻她的眼眸還沒有倒映着我、樣子也一如既往地冷漠，但我已經決定了——不論她要我做什麼，我都會誓死跟隨。不管是要我赴湯、還是蹈火；即使要我死，我都會不顧一切地跟隨。

因為她是在這個殘酷的世界裏唯一不會鄙視我的存在、因為她是唯一一個會說出需要我這種人的存在——因為在這一瞬間，是她令我看到了光。